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概念及起始研究

■ 张旭东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少年儿童研究所,北京100089)

【摘要】在辨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的概念基础上,从少年儿童运动思想确立、组织成立、规模性和持续性发展三个维度考证探究,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的起始时间为1924年。通过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历史沿革,总结少年儿童运动经验,认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推进少年儿童运动新发展应注意以下几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儿童观为指导,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建带团建、队建的体制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坚持维护少年儿童权益的根本宗旨,竭诚服务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坚持实践育人的鲜明导向,全面推进少先队工作社会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　起始研究　少先队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1.012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赋予了当代中国少年儿童运动新使命新任务。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少年儿童谋幸福、促成长的历史,是中国进步少年儿童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少年儿童不懈奋斗、培养一代代党的事业接班人的历史[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是什么、起于何时"目前都缺乏明确的界定,这既是研究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应该解决的学术问题,也是推动新时代少年儿童运动新发展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本研究主要结合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与史实考证,致力于解答上述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的界定

对于少年儿童运动这个概念,已有研究均没有给予界定。没有概念的界定,就没有问题的研究,这也是学术界对少年儿童运动的存在、起始时间等问题存疑的原因之一。

(一)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

学术界和社会上对少年儿童运动存有质疑,认为少年儿童年龄小,自我意识发展水平低,受成人主导的成分多,很难自主形成集体意志和统一目标,何来运动一说?少年儿童运动是否

收稿日期:2022-11-02
作者简介:张旭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编审,主要研究青少年发展与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规划课题"中国少先队发展史"(课题编号:21GH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存在，要尊重历史事实、分析具体情境。

任何社会运动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的描述或表达。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社会。少年儿童作为家庭的从属，被看作是成人的附庸和工具，独立人格被无视。他们居住分散，闭塞隔绝，缺乏参与社会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难以形成关于自身的社会意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逐步瓦解，生活方式、家庭关系和思想观念都受到猛烈的冲击。随着近代工业企业和新式学堂的出现，人们增加了谋生途径，拓展了少年儿童的活动场所，走出家庭，步入工厂、田间和学校的少年儿童汇聚成一个个的小社会群体，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儿童的意义被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现和重视，儿童的主体性和社会性被唤醒，共同的社会和利益需求激发了少年儿童组织起来的需要，使少年儿童群体成为一支参与社会活动的力量。这一社会力量藉由政党、社团等成人力量的介入，就成为参与社会运动的有生力量。

中国共产党始终心怀人民，从革命年代开始，就关注少年儿童的切身利益，把少年儿童看作“社会力量的一部分”[2]。历史证明，少年儿童运动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社会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和表征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少年儿童运动以其自身独特的方式，为培养少年儿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中国少年儿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少年儿童运动是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年儿童参与社会、干预社会的形式和途径。郑洸、吴芸红主编的《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指出，中国少年儿童运动是党领导的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少年儿童组织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斗争而产生、发展，队伍不断壮大，活动日益广泛深入，“形成了在共同的社会要求和切身利益基础之上的、有一定规模的、形成一定社会影响并取得一定社会效果的中国少年儿童运动。”[3]对少年儿童运动的这个事实描述参考了社会运动的概念，部分界定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内涵和外延。

从19世纪中叶出现“社会运动”这个术语至今，社会运动研究已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运动是指一种有组织、有明确目标、持续进行的群体行动，包含运动的主体、客体、目标和手段等结构要素[4]。社会运动概念中的“组织”，一方面指运动主体的行动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另一方面指在社会运动中自然形成或有计划建立的组织机构。其中，前一方面更加重要，只有通过组织动员，才能把分散的个体力量整合为社会力量，从而构成社会运动的主体，而且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组织机构的健全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虽然组织化、制度化并非社会运动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但组织机构能够提高组织水平和动员能力，有效推动社会运动的持续开展、目标实现。社会运动的目标与社会运动的客体相关，一般指向价值或制度，具体可能表现为预设的任务、效果或一系列指标，这决定了社会运动具备一定的持续性和规模性。

本研究认为，少年儿童运动是指广大少年儿童群体有目的、有组织、持续进行的社会群体活动。从结构要素来看，经由动员组织起来的少年儿童群体是少年儿童运动的主体。现实客观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或社会问题是少年儿童运动的客体。目标是要使客体发生符合主体意愿或理想的变化，达到满意状态的结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汉劳动童子团通过艰苦的罢工斗争，争得每天8小时工作制度，关向应认为，“这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并指出还要继续努力，“以达到真正实现每日8小时工作，8小时教育，8小时休息的目的”[5]。在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家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下，武汉童子团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在“革命过程中勇敢牺牲”[6]；初步的斗争胜利后，通过工商联席会议作出《童工问题执行条例》决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议案，辅以协商的方式逐渐向最终目标推进。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手段，实现社会运动预定的目标，都需要有先进思想观念的启发和引领、广泛地组织动员和持续的行动。如在1921年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1922年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等文件中，分析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悲惨遭遇及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时，指出劳苦少年儿童组织起来的现实需要和途径。1923年的《劳动运动决议案》提出废止未满十四岁的童工。1924年，李大钊同志发表《上海的童工问题》，号召更多社会力量来参与保护童工的行动："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同；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团体不可"[7]。可见，在革命战争年代，童工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年儿童运动的重要内容。

少年儿童的独特性使得少年儿童运动有别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以成年人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少年儿童运动不仅不能离开成年人的介入、参与，而且成年人在其思想引领、组织发动等方面均起到决定性作用。少年儿童运动的本质是少年儿童与国家、社会的互动，这种互动采取的是群体参与和集体行动的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少年儿童运动既是需要探讨的学术概念，也是基于客观实际的政治概念。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开辟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新天地

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马克思在著述中强调，儿童的劳动保护，工人子女的教育，是无产阶级重要而光荣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把少年儿童作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来培养，亲手缔造了革命少年儿童组织，引领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推动中国少年儿童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少年儿童组织是政党延续需要的基础性组织，既是向党输送组织成员的源头,也是保证党获得社会认同的基础[8],这决定了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应该是全覆盖的群众性组织。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儿童观为指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少年儿童组织、保护儿童权利、重视儿童教育的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广泛吸收少年儿童加入党领导的儿童组织，团结带领他们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运动和少年儿童工作的文件，指明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方向，规定了少年儿童运动的方针、任务，为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促进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保障中国少年儿童运动蓬勃向上发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提高了少年儿童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即便是在极端困难的革命时期，也坚持创建工农子弟学校、列宁小学、抗日学校、夜校等各种形式的学校，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教育发展，同时创办刊物、组织活动丰富少年儿童的生活，促进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9]。

综上，本研究尝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界定如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少年儿童围绕党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以及为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组织的、持续进行的社会群体活动。区别于其他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和其他类似组织历经改造的形成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党直接组织发起的，一开始就是为了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沿着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决定了少年儿童运动的起始、方向和前景，是少年儿童运动生命力、持续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开辟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新天地。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的起始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的起始时间,现有1922年、1924年和1926年三种说法,分别以安源儿童团成立、党领导的少年儿童运动发展状况、《儿童运动决议案》发布作为判断标准。

郑洸、吴芸红主编的《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写道:1922年,在湖南、江西边界的安源矿区,党创建了第一个少年儿童革命组织——安源儿童团……从此,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就蓬蓬勃勃开展起来[10]。魏兆鹏在《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限的认定》中写道:"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始于1924年",这一认定对于1924年—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少年儿童运动高潮来讲,对于当时在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普遍建立劳动童子团组织来讲,具有一定的道理[11]。在相关的学术讨论中,有学者认为,192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通过的《儿童运动决议案》,将全国各地处于分散状态的儿童组织归于统一领导,让儿童运动的开展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12]。因此,将《儿童运动决议案》的颁布视为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发端可能更为合理。

指向为社会价值与制度的社会运动,一般都具有参与的广泛性、时间的持续性、思想理念的深入性,以及一定的规模性等主要表征。社会运动的概念表明,其形成往往是各项表征的汇总,多个维度的综合。因此,仅仅以少年儿童组织成立等标志性事件确立党领导的少年儿童运动的开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充分、不完整。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考察党领导的少年儿童运动的起始时间,应有三个维度:一是党的少年儿童运动思想的确立;二是革命少年儿童组织的正式成立;三是少年儿童运动的规模性和持续性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思想的形成标志

社会运动主体的形成和壮大都是社会动员的结果,对少年儿童的思想动员和引领是少年儿童运动形成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要素。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用先进思想观念和奋斗目标引领少年儿童投身到革命。

马克思开创了社会运动的阶级分析方法,他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现实地位作为切入点,将各类主体区分为不同的阶级[1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对妇女儿童的压榨:"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另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14]。党成立初期以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为中心工作,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自然地,党深切关心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苦难深重的无产阶级少年儿童。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深刻揭示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剥夺与被剥夺关系,其中特别揭露了童工受剥削、不能接受教育的悲惨遭遇,"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作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十二个钟头起码。他们的健康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资本家的新式奴隶。"提出"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把"不分地域,不论男女老少"的劳动者"都组织起来",体现了我们党广泛发动劳动群众、男女老少齐动员参与革命的基本方针,宣言关注"千万的小孩子们",指出他们组织和革命的要求:"这种痛苦工作状况,加在这班男女工人和童工身上,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15]。1922年5月,党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再次强调组织的紧迫性:"我们再不能看着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资本家驱策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死在机器旁边。”[16]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针对中国少年儿童在经济、教育、组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作出一系列决议案。《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描述了童工的经济和待遇问题，提出限定童工工作年龄和工作时长、同工同酬等要求。《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的运动”部分中，指出“普遍一般无产者的子女，都被排除于教育之外，所以我们在教育运动上最要努力的就是要为他们争得普遍的义务教育。”“我们务宜常常在各大城市指导贫穷不得受教育的儿童组织示威运动，以暴露现社会的野蛮和弱点，俾人人知道这样少数人专利的社会，非革命不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中明确指出，“童子军为预备革命的青年之最好机关，所以童子军之组织于青年团最为重要。”[17]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指明少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以保护劳动少年权益为目的，需通过组织和运动对劳动少年进行革命教育培养。“凡是受掠夺的少年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共产主义少年要去活动的地方”“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的运动是要成个大群众的性质。他且要记着他是以劳动少年的利益为第一的。”“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当中成了很紧急需要，这种教育的重要教材就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组织的本身就要是个训练的指导师，每种运动都要是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的课程。”同时，该决议案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案[18]。

有学者认为，《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的少年运动实属青年运动。但准确地说，该决议案的对象是青少年，包括青年和少年儿童。《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开篇就提及童工问题：“机器生产力的进步，幼弱的劳力也成了可供引申的生产要素……因之少年劳动者成了受掠夺阶级较更受掠夺的部分。”决议案最后强调：“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了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他认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党领导的革命少年儿童组织尚在萌芽之中，党没有把青年运动和少年儿童运动截然分开，这是很正常的，但不能因此把少年儿童运动排除在外。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和《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从关心和保护少年儿童的基本利益出发，强调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人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大本营，指出少年运动的方向、目的和方式，从宣言到纲领、决议案，标志着党的少年儿童运动思想的形成。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的成立时间

革命少年儿童组织的成立体现了少年儿童运动的组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形成的考察指标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过程中创建的安源童子团，是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革命少年儿童组织，这已成为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关于安源童子团的成立时间，现有1922年、1923年、1924年三种说法。

1922年的说法源于王耀南将军的回忆：“1922年4月末，老矿工刘振海大叔把我们七八个小伙伴聚集在一起，叫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安源路矿的第一个儿童组织。”[19]《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的线索就来自于王耀南将军的回忆文章[20]。《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堪称“少运史学科的奠基石”[21]，安源儿童团成立于1922年的说法随之被广为传播。但有学者考据发现，成年矿工所说“组织起来”并未载入安源路矿史料，并认为安源大罢工胜利数年后所成立的劳动童子军，不可与之完全等同[22]。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23年的说法比较少见，据江西大江网记载："早在1922年4月，安源的少年儿童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并于次年正式成立儿童团。"[23]

1924年的说法来源于对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研究。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的黄洋根据对公开出版史料和纪念馆内部资料的考证，认为"安源儿童团成立于1924年的提法是正确的。"[24]再如，澎湃政务公众号的《红领巾，原来是这样诞生的》一文指出："1924年5月，为适应安源工运发展和安源小部员革命成长的需要，正式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少年儿童组织——安源童子团（又称安源劳动童子军）。"[25]

安源童子团成立的时间之所以存有异议，主要原因是研究史料有限、判定标准不一。围绕安源童子团的创立，本研究重点查阅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特别是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教育股报告》（1922年1月至1923年7月）和《教育委员会报告》（1923年8月至1924年11月），通过比对、分析相关史料，梳理形成以下基本脉络。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注重通过创办学校传播革命思想，进而发展成为革命组织。1921年下半年，毛泽东带着党的一大确立的使命任务，两次赴安源实地考察，并安排李立三常驻安源开展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创办工人学校。

1922年1月，创办工人子弟学校，通过家访联系工人，进而创办起了工人夜校，在办学过程中把优秀工人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2月，中共安源路矿党支部成立；4月，王耀南等7名小矿工被动员起来，为筹建工人俱乐部做侦探、把风、传递联络信息等工作；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这些活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开展罢工做了充分的准备[26]。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大力推动了工人子弟学校教育的发展，1922年仅一所工人子弟学校，1923年扩充到3所，1924年又增至7所，学生也从最初的30多名增加到700多名[27]，为安源劳动童子团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24年上半年，童子军组织正式建立，具体月份难考。第一批64名团员分布在3所工人子弟校中。据《教育委员会报告》记载："十三年（民国纪年，即1924年——引者注）上学期，因扩充补习教育，添办童子军"。该报告还罗列了1923年至1924年俱乐部工人学校组织的12项集会活动，每项均记载了活动的时间、内容及参与者。"童子军"首次出现在第9项活动中——1924年的"六一纪念"，并继续出现在第10项"俱乐部罢工胜利两周年纪念日"和第11项"双十节纪念会"活动中[28]。自1924年下半年始，"童子军"也开始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干事会报告》《学生部报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报告》等报告中。

《教育股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人子弟校的初衷："成群成累工人的子女们""望着商场化贵族式的学校，不得其门而入，将来除做资本家底奴役，别无途径"，"将沦入污流的儿童们，在学校里求学，个个得受做将来共产世界的主人翁的基础教育"[29]。《教育委员会报告》明确指出，党领导的革命儿童组织不同于国民党控制的童子军："限于经费，虽不能如资产阶级，或洋奴式的童子军之设备完全，而精神则有以过之！"[30]为与之区别，安源儿童团成立时的正式名称是"劳动童子军"，文件记载中习惯简称为"童子军"，还出现过"儿童团"的称呼。

安源路矿工会教育股1924年编辑出版的《小学国语教科书》第十三课写道："童子军是训练一般童子，叫他成立一种独立有作为的人。""童子军能帮补正规教育教不到的地方，能除去不要（好）的脾气，养成好的德性"[31]。劳动童子军的宗旨是："顺应社会需要，发展儿童本能，以培养健全的国民之基础"，"训练工人子弟，养成其活泼勇敢的精神及有规律的行动"[32]。

可见，安源劳动童子团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孕育于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工人子弟学校，发端于1922年4月七名小矿工组成的小团体，正式成立于1924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少年儿童运动思想和革命斗争实践的成功结合。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的规模性和持续性发展

少年儿童运动区别于集体行动，把能否持续性发展并形成一定的规模看作是其起始时间重要的观察指标。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军阀残酷镇压之后，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抄并迁往上海，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安源路矿的儿童组织和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城乡工农运动随之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切关怀工农劳苦大众子女的健康成长，努力为开展少年儿童运动创造条件和时机。1924年，安源童子团正式成立，上海、广州也开始了劳动童子团的创建工作。同安源童子团的模式一样，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建平民夜校、农民学校，组织童工和工农子弟学习文化知识、参与力所能及的实践活动，在进行革命启蒙教育的基础上成立劳动童子团，从小到大，连点成面。1925年，在五卅风暴中诞生了上海劳动童子团。1926年1月，上海小沙渡路、曹家渡、浦东等区有童子团员1200多人，他们按期开会活动。同年，在农民协会的带领下，湖南童子团员发展至3万人，珠江三角洲和东江两岸也到处飘扬着农村劳动童子团的红旗[33]。

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创建和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共青团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承担起领导革命少年儿童组织的历史重任，推动少年儿童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童工问题、义务教育、童子军组织作出的系列决议案，被视作党的重要文献。1926年7月，共青团中央三届三次扩大会议作出《儿童运动决议案》。该决议案阐述了开展儿童运动的意义及背景；规定了儿童运动的组织原则及工作内容；明确儿童组织可用“劳动童子团”或“儿童团”等名称，其对象主要包括工厂童工及工人子弟、乡村农民子弟和小学生及街市贫苦儿童。决议案开始指出，教育和培养儿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极重要的使命”，最后明确“本团应当为儿童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决议案同时说明，共青团对儿童组织进行指导须经过儿童团体所属的机关或团体，工会、农会或学生会等地方的儿童组织隶属于所属团体之下，公开受所属团体的指挥，也根据所属团体确定组织名称[34]。会后，共青团中央正式发布了劳动童子团简章，这是中国革命少年儿童运动的第一个正式章程。该决议案及章程对劳动童子团组织的普遍建立和少年儿童运动的迅猛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短短一年间，全国各地城市和农村劳动童子团员达15万人之多。从1926年至1940年，团中央、中央青委发布了一系列儿童运动（工作）决议案和关于儿童工作的通告、决定等，少年儿童工作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逐步趋于系统化和理论化。

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前线还是后方，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还是白区，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还是沦陷区，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还是国统区，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就有少年儿童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随着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增添了动力、活力，培养了后备力量，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力。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历程及组织沿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明了少年儿童运动的方向，规定了少年儿童运动的方针和任务，通过青年团领导革命少年儿童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少年儿童运动的积极发展，促进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影响。

（一）大革命时期的劳动童子团

中国共产党发布一系列文件建构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纲领和基本指导思想，在工人运动中开启了少年儿童运动实践，创建了第一个革命少年儿童组织。1925年，党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创办了第一个革命少年儿童刊物《小孩子周刊》。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唐山、湖南、江西、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广西、海南岛等地，相继建立了劳动童子团。

1926年7月，共青团三届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儿童运动决议案》，制定了童子团简章，规定童子团的标志是红色领带，团礼为右手并拢举到额头，呼号为“准备着，打倒帝国主义！准备着，打倒军阀！准备着，做全世界的主人！”

劳动童子团带领儿童团发挥工会、农会和北伐军小助手的作用，在反帝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时帮助维持秩序；为北伐军出征广泛开展宣传、募捐活动；在战争中站岗放哨，照顾从前线送回的伤员。

劳动童子团带领儿童直接投身革命、接受磨砺的实践经验，对今天儿童组织如何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挥自身作用，如何保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等，仍有借鉴意义。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共产儿童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六大”对如何在革命低潮时期坚持劳动童子团工作做出指示。1931年10月，苏区中央儿童局制定了共产儿童团的组织法和编制法，指出共产儿童团是一个阶级教育性的政治组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1934年，苏区中央儿童局颁布《儿童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对如何加强开展儿童文化体育娱乐活动给予详细指导。党对于少年儿童组织和运动的指导思想更为明确和具体，使共产儿童团得以巩固和发展。

1928年7月，根据党的“六大”的精神，团五大制定了《儿童运动工作决议》，提出恢复、发展劳动童子团的方针。1930年12月，团中央的《儿童运动决议（草案）》，确定儿童运动的性质是“共产主义儿童运动”，苏区的儿童组织统一名为共产儿童团，全苏区70万劳动童子团团员，除14岁以上的，全部转为共产儿童团团员。共产儿童团以“准备着！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呼号；以右手五指并拢，高举过头为礼仪。1930年，少共苏区中央儿童局创办了儿童刊物《时刻准备着》。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普遍开办列宁小学，列宁小学里都设有共产儿童团队部。共产儿童团带领少年儿童在自己的组织里进行课外学习；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参加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生产和节省运动；拥军优属支援前线，保卫苏维埃。党领导的儿童运动在白区也十分活跃，开展小先生活动，推行普及教育，宣传抗日救国。白区的儿童运动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山东、江苏 、上海、四川、福建、江西等地团组织，在工厂童工、学徒中建立组织，联系劳苦儿童，投入成人的反抗斗争，促进了劳苦儿童阶级意识的觉醒，自身组织性也不断强化。

从这个时期开始，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明确成为我国少年儿童组织的方针；苏区列宁小学中共产儿童团的实践为如何通过组织将少年儿童的校内学习和社会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提供了范例，检阅式、红五月合唱节等组织教育形式，今天仍然被少先队广泛应用。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为儿童题词。1938年6月，毛泽东为《边区儿童》题词，号召“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还有“好好的保育儿童”“为教育后代而努力”“天天向上”等题词[35]，体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动员中对儿童工作的重视。

1938年10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单独建立抗日儿童团组织，通过抗日儿童团组织章程规定，儿童团的礼节为右手五指齐额举起，口号是“时刻准备着！”1940年3月，中央青委作出《关于儿童工作的决定》，不仅要求各地青委要将儿童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加强对儿童工作的领导，还要推动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关心爱护儿童、重视儿童工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儿童团纷纷成立，如陕甘宁边区儿童团、晋察冀边区儿童团、苏北抗日根据地、晋东南朱德儿童团等，有的地方称少年先锋队。至1941年，仅晋察冀北岳区就有25万儿童团员，整个华北共有60万儿童团员。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党组织和青救会领导下，根据地的共产儿童团开展抗日宣传、侦察敌情、送情报、站岗放哨、拥军优属等力所能及的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学习文化知识、参加大生产运动。东北沦陷区有少年铁血队等半军事少年儿童抗日组织，与日伪军进行直接斗争。在内地和沿海，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宁夏少年战地服务、湖北汉口七七少年剧团、胶东孩子剧团等上百个儿童抗日团体，以文艺为战斗武器，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周恩来在上海孩子剧团的欢迎会上说道："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的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亲笔给新安旅行团复信："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抗日儿童团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战争形势所迫，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组织系统难以统一，分别在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和青救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但党、团组织对少年儿童运动的领导更加深入和具体，抗日儿童团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形式都有所扩展，为少年儿童组织因地因时制宜参与社会活动、拓展少年儿童工作思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此外，为挽救民族后代，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和保育近3万名难童，党还组建了工华难童收容所。抗战时期的难童救助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史上重要的一笔。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儿童组织

解放区的少年儿童运动在各地抗日儿童团的基础上展开，名为儿童团或少年先锋队，在当地青年联合会领导下活动。各解放区的少年儿童组织都有自己的章程，将少年儿童培养成为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作为主要任务。儿童团或少先队积极投入土改，宣传共产党好，同封建迷信、腐败风气做斗争；积极组织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体活动，对少年儿童进行各方面的教育。国统区的少年儿童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宣传党的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新少年报》，于1949年建立了报童近卫军、地下少先队、铁木儿团等革命少年儿童组织，组织孩子们在白色恐怖中战斗、成长。这些革命儿童组织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的建设者，而且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36-37]。

把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与少年儿童的成长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思想主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着眼事业发展、掌握历史主动，关注少年儿童，注重做好少年儿童的组织化培养工作，推动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向前发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和《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的发表标志着党的少年儿童运动思想的形成；第一个革命少年儿童组织安源劳动童子团1924年正式成立，是在党的少年儿童运动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安源劳动童子团正式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来，标志着党的少年儿童思想逐渐成熟，其政治性、先进性和实践性得以验证和展现。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1922年至1924年为酝酿阶段，起始时间界定为1924年为宜。本研究观点也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关文献记载中得以证明。1949年10月，中国少年儿童队建队（1953年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少年儿童自此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开启了党领导的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团中央的文件中，关于少年儿童运动起始时间的表述，至少有两处，均确定为1924年：一是在1979年10月17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德华在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中说道：我们这条基本经验（指少先队是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根据少年儿童的年龄特点开展工作的——引者注）既符合少年儿童运动五十五年的历史事实，又符合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方向[38]。二是《共青团中央关于征集少年儿童运动历史资料的通知（1983年12月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2日)》(共青团中央文件(83)中青办字第34号),该通知第一句话写道:“一九八四年,是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六十周年,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三十五周年。”[39]

四、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少年儿童运动新发展

梳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少年儿童运动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儿童观为指导,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

马克思主义儿童观是我们党重视少年儿童、推动少年儿童运动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儿童观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儿童观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少年儿童运动蓬勃发展的锐利武器,并随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十分重视关心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儿童观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少年儿童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深刻指明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时代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对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职责使命、政治引领的路径方法和少先队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都有明确的指示[40]。共青团、少先队工作者要坚持学懂弄通做实的目标,不断提升学习运用的能力和效果,更加积极有力地担负起为党育人的政治责任。

(二)坚持党建带团建、队建的体制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青年工作和少年儿童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推动少年儿童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委托团组织开展少年儿童运动。少年儿童运动伊始,党、团、队在指导思想、工作部署和组织领导上就有机衔接,特点鲜明。党建带团建、队建,既是对中国青年和少年儿童运动工作机制体制的精准概括,也是重要的历史经验,并随时代变迁不断发扬光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专门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文件,其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强化党建带团建队建,推进党、团、队一体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4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党、团、队一体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增强政治共同体理念,充分认识和把握少年儿童的培养工作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客观要求。其次,要突出一体化育人主题,强化共同的使命、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任务,在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上形成工作合力。最后,要通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大力加强团、队建设,完善相衔接、相贯通的组织培养链条。

(三)坚持维护少年儿童权益的根本宗旨,竭诚服务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争取少年儿童的权益保护列入奋斗纲领,写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和《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吸引和动员广大少年儿童积极参与、少年儿童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儿童发展的优先保障,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配置公共资源等方面优先考虑儿童的利益和需求,持续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的经验表明，全面保护少年儿童权益是增强少年儿童组织凝聚力和归属感、更好地引领广大少年儿童牢记和践行党的教导的重要渠道。少先队是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须代表少年儿童的利益，维护少年儿童的权益。首先，通过带领、代表广大少年儿童有组织、有计划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强化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为其健康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是对少年儿童参与权的重要保障。其次，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推进和少年儿童需求的多样化发展，需进一步提升少先队组织的维权功能，通过依法介入典型性重大个案维权、关注重点问题和特殊群体困难，提高少先队组织维权的知晓度和参与度。最后，注重保护少年儿童的网络使用权益，主动占网、用网、建网，推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引导少年儿童正确利用网络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积极利用网络渠道为少年儿童发声。

（四）坚持实践育人的鲜明导向，全面推进少先队工作社会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始终坚持实践育人的导向，强调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引导少年儿童在广阔的社会天地中锻炼成长。通过少年儿童运动起始研究表明，有组织、社会化的实践教育是为党培育“红孩子”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少先队必须坚持和发扬的独特育人优势。在坚持“组织跟着队员走”、优化少先队社会化发展环境，健全少先队组织体系、阵地体系、实践活动体系、校外少先队辅导员队伍体系和少先队校外工作机制体制的同时[42]，也要注重抓住学校这个基本盘，让校内外少先队组织、阵地及资源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首先，建构实践活动的教育体系。根据少年儿童的认知、情感、意识、行为形成的规律，形成系统规划、有效衔接、逐步进阶的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内容结构。其次，突出实践活动的思想引领，牢记少先队的初心使命，始终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融入活动主题，采用全景式、体验式、沉浸式的实践活动，帮助他们体验个体与外部的关系，增强历史责任感，促进其知行转化。最后，有效整合资源，打破传统的时间、空间和资源限制，校内校外融合、课上课下互补、线上线下联动，充分利用少先队报刊网微端，积极探索少先队实践活动互动路径和载体，创造少年儿童自我教育实践和价值实现的新形态。

奋进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统一的优势，探索独具特色的少先队教育、少先队活动体系和模式，使少先队组织真正成为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续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运动新篇章。

[参 考 文 献]

[1] 华耀国：《新时代中国少先队组织的根本定位》，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2]《一封来自“抗战血泊中奇花”的信》，https://m.gmw.cn/baijia/2021-06/04/34900803.html

[3][7][9][10] 郑　洸　吴芸红：《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1、4、21页。

[4] 王美琴　马　勇：《社会运动的社会学解读》，载《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5][6]向　应：《武汉童工争得8小时工作制以后应有之努力》，载《中国青年》，1927年第165期。

[8] 郑长忠：《组织资本与政党延续——中国共青团政治功能的一个考察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126页。

[11][20] 魏兆鹏：《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限的认定》，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2][22] 吴小玮：《中国“红色”儿童组织诞生考论》，载《理论界》，2016年第8期。

[13] 王　瑾：《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3页。

[15][16][17][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5、69-87、156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 王耀南:《坎坷的路》,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21] 魏兆鹏:《少运史学科的奠基石——写于〈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出版之际》,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
[23]《红色安源鲜为人知的故事》,https://www.jxnews.com.cn/oldnews/n1112/ca759571.htm
[24] 黄　洋:《中国最早的红色儿童团——安源儿童团研究》,载《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2期。
[25]《红领巾,原来是这样诞生的》,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578614
[26] 张玉良　赖志奎:《党创立时期的安源工人学校》,载《江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27][28][30][32] 刘　义:《教育委员会报告》,《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352、343、343页。
[29] 蔡增准:《教育股报告》,《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80页。
[31] 安源路矿工会教育股:《小学国语教科书(1924年)》,《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33] 魏兆鹏:《劳动童子团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3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中央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第216-219页。
[35] 郑学富:《一百年来的中国儿童节》,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6月6日。
[36] 陆士桢:《少先队基础知识讲座》,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0页。
[37] 华耀国:《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全》(历史卷),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80页。
[38] 李　艳:《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及代表大会概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016版,第167页。
[39] 共青团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征集少年儿童运动历史资料的通知》,1983年12月22日。
[40] 杜沂蒙:《团中央书记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载《中国青年报》,2021年10月18日。
[41]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1页。
[42]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加快补上少先队社会化工作短板——贺军科同志在全国少工委八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http://cdn.k618img.cn/61gqt/zxtz/202208/W020220831393268404216.pdf

(责任编辑:韩永涛)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